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獨手丐

五、深林遇敵

姜飛回到家中，方想起自己住處未對席泗說。雖有來過之言，不知是否他的本人。又恐和尚人多勢盛，被其暗算，便把前事經；過告知母親。姜母聞言流淚道：「我兒你不知道，你爹那年便是為了一句閒話，被一惡人捉去吊打了一頓，回家不久便自氣死。無奈對頭是大紳士，有財有勢，家中惡奴連佃工有好幾百人，和你偷聽讀書的那一家是親戚，有名的城內外文武兩閻王，龍亭和尚便是他們一黨，因你年幼無知，惟恐走口闖禍，未對你說。」

「你恩師命你習武大有道理。你娘年老多病，風中之燭，難得有此異人為師，真乃幸事。就是仇人勢力太大，無法報仇。將來你孤身一人，有了本領便不至於受人欺侮，豈不也好？何況連文帶武一齊學呢。」

姜飛聞言悲哭，再三盤問仇人姓名，姜母說：「大來自知，現在還不到時候。那仇人田產甚多，老家是在湖南，本是兩地往來，近年討了第八房小老婆，妻妾爭寵，每日吵鬧，這才分開居住，自帶最寵愛的兩個回轉原籍，你便知道也無用處。你娘如能多活幾年，等你長大再好沒有。」

「聽說此人從三十幾歲便在本地辭官不做，仗著財勢當了大紳士，被他打殺的佃戶苦人，連同霸佔人家妻女，算計起來受害的何止百家！你爹被害那年他已年老，沒有昔年性暴，否則當時便被打死，連想回家得一整屍都辦不到了。這許多的血債早晚必有報應，我如早死必有準備，你只用功讀書習武，到時再說，悲苦氣憤有何用處？」

姜飛想起方才被和尚抓住掙扎不脫，空自氣忿，尚且無可奈何，何況仇人那樣財勢，由此激動，立志文武兼習。

母子二人因席泗夜間要來，湊巧月初得了幾十兩銀子，第一次過到這樣肥年，又設有一個年貨攤，東西現成，知道來客喜歡，先辦了一小壇好酒和四樣酒菜，準備敬客待師。母子二人跟著打個牙祭，也吃一頓好的。

到了夜裡，姜飛想起席泗愛吃燒雞，想去買它兩隻肥的，明日便是除夕，雖然年景荒亂，開封省會所在之地，五方雜處，官紳甚多，離城十里鄉村之中只管民生疾苦，家無餘糧，四野哀鴻，朝不保夕，城內仍是商賈雲集，熱鬧非常，一片繁華氣象。

加以殘年將盡，官紳商民備辦年景，互相饋送禮物，車馬行人往來如梭，終宵不絕。姜家離大街近，上燈不久正是六街燈火燦如繁星，市聲洋洋，人語喧嘩最熱鬧的時候，姜氏母子平日儉省，因料席泗半夜才來，想借陪客吃頓好的。母子二人隨便吃了一點冷饘，想等夜來陪客，均未吃飽。

姜飛拿了幾百銅錢走到雞店，見那燒雞剛有八九隻新制好的由店伙端出，買了兩隻，看見還有好些肫肝，想起母親最喜此物，近來有了點錢仍不捨吃，自己每買一次回去敬母，必要說上幾句，難得這樣新鮮，又是年終，方才不曾吃飽，老師也不知何時才來，剛買了兩副回走，忽聽身側不遠有兩外方人口音低聲爭論。

一個說道：「據我想，會這樣點穴法的，除卻關中那幾個對頭，只當年席老四有此本領，身材又高，不是他是誰？」

姜飛聞言便留了心，回頭一看，兩人年約四十來歲，看去十分強健，也買了兩隻肥雞，在人叢中邊走邊說，有好些話都聽不懂，便裝同路，跟在後面偷聽。

另一人道：「你說這話我想未必，我和這廝不見面雖快十年，但他性情為人我都知道。雖然聽說他自從得罪九千歲，將家財散去，獨身出走，以他為人，就是隱跡風塵也不會變成花子；何況他那高的本領，好些同黨均是能手，怎會斷去一條手臂無人知道。」

「天下貌相身材相同的人甚多，風塵中的異人也不容易識透，這廝也許有點來歷。如說席泗，好些不近情理。法光禿驢也不是什麼好東西，必是仗勢欺人，碰了釘子，想引我們為他報仇。那日又聽我們無意之中說起這幾個查訪多年沒有尋到的要犯，知道最厲害的那一個眉有朱痣，還有好些奇怪地方，無法作假。」

「此人身材瘦長，目光頗亮，與我們所說席泗貌相相同，打算公報私仇。我們這些年來殺了不少人，結怨太多。武當派中不少能手隱跡風塵，好些都是極好醫道。人家行醫救人，並不多事，何苦無故結怨？便是席泗多年不見，也無人提起，事情已冷下來，能夠混過豈不也好？照你所說，只顧貪功，也不想對頭有多厲害。」

「我們本是請假回家過年，又未奉命捉人，放著肥年不過，偏去多事。真是此人還好，萬一又和那年一樣，把武當派一個剛下山的門人誤當敵黨，動起手來，不是有人出頭講和，幾乎惹出大事，送了许多人的性命，雙方成了不解之仇，豈不冤枉？」

前人又說：「龍亭打人的花子形跡可疑，無論如何也要探出一點底細。就是我們不輕動手，既有這樣怪人，也應有個準備。萬一真是席泗重又出現，這廝行蹤飄忽，本領驚人，稍微疏忽便吃他的大虧，如何置之不問？」

姜飛聽出那兩人是恩師、師父的仇敵，雖知席泗已將全廟惡僧制服，人已離開，免去懸念；但這兩人明是權闖手下爪牙，官私兩面勢力均大，師父還不知道。心中憂急，還想尾隨偷聽，猛覺一物飛來，打在頭上，但是不痛，落到手裡一看，乃是半個雞肫肝。

目光到處，瞥見席泗正立街樹之下向己微笑，搖手示意，前面兩人已先走過。相隔兩三丈，人立暗處，雖有店家燈火，並未看出，忙趕過去。席泗將手一指，似令回家等候，還未走近，已閃入人叢之中，一晃不見，只得回轉家內。心想席泗不久必來，到家便將桌椅安好，把酒燙上。

等到三更將盡，人還未來。正覺腹饑，簷前忽有黑影飛墮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席泗。接到裡面，母子二人禮見之後便請落座。

席泗苦笑道：「事情真不湊巧，好在年年紀尚小，先紮根基，等我日後再來教吧。」

姜飛問故，席泗說：「我本意傳你武功，過了明春再走。不料龍亭那班禿驢實在可惡，我不合輕用點穴法，以致被人識破。我雖不怕，如知我們往來，你母子必受連累，為此不能久停，至多教過正月十五。今夜你所見那兩個對頭沒有將黨羽大舉引來以前我便要起身了。少時吃完我先傳你一點口訣，由明日起我去城外一個老農民家內暫住。」

「我曾幫過此人的忙，那家老夫婦二人和一寡媳，一個孫兒決不致走口。你最好明早便去他家居住。他那房後是一土崖，地勢偏僻，離城才七八里。每日天快明前我來傳你武功，有這半月工夫，先將紮根基的口訣學會，照此勤習，有上兩三年，出手對敵雖然不行，體力卻極健強。」

「等我和你師父不論何人再一見面，傳了手法，便非常人所能抵敵了。教書的老師我也為你尋到，離那農家不遠，你也無須天天去，每隔兩日去學一次。照你師父所說讀書之法自有進境。好在你母子有這幾十兩銀子足可度用，我不再為你想法了。」

姜氏母子連聲謝諾。

席泗酒量甚洪，吃完天已四鼓，席泗笑道：「今夜為兩狗奴耽擱，來得太晚。幸是冬天，離亮還有一些時候，等我說完也差不多了。」

隨傳內家口訣，姜飛一一緊記。

席泗教完又復了一遍，笑說：「那兩個奴才正在尋我蹤跡，還不曉得我在這裡，忙了一夜，此時想已回去，我回到城外正好。」說罷起身。

次日除夕，姜飛連年也不要過，便往城外求教，對人說被親戚接去。席泗每日均往老農家中指教，因愛姜飛質美好學，格外盡心指點。過了二十，風聲越緊，方始起身。

行時對姜飛說：「我今此去和你師父一樣，至少也要兩三年才回。你母於孤弱無依，住在城內做一小本營生尚不至於受人欺凌。你娘想要買田耕種原是好事，但是目前官貪吏酷，每一鄉村均有土豪惡人，你孤兒寡母必難安身。以我之見，最好住在城裡度

過這兩三年。等我和你師父來了再打主意，省得被人欺負。」

姜飛那日夜裡便看出席泗是只獨手，另一手連時斷去，幾次想問，均因姜母事前囑咐，沒敢開口。聞言正在應諾。忽見席泗說完前言微微歎息，目光看著那條斷臂，似有憤慨之容，忍不住問道：「師父這……」話到口邊，想起母親之言，又復止住。

席泗似已覺察，笑道：「徒兒想問我這手是怎樣斷的麼？此事說來話長，將來再和你說罷。明日一早我便起身，你那教書的老師我已托主人領你前去，我不便再出面了。過了三年，我和你恩師如其不來，千萬不可往尋。到時我兩人就是不來，也必有人送信與你。如找不到你母子，便留口信在這主人家中。」

「由第三年起，每日可到這裡來一兩次。好在離你學堂頗近，往返甚便。昨日聽說對頭已派了許多黨羽來此，因中移花接木之計，尚不知我本來面目。我斷手之事是在南疆深山之中，他們又不知道，此來還是尋你恩師為主，我只附帶文章。不走本來無妨，但恐引起別的枝節。你年雖小，頗有志氣，更有至性。照我所傳紮好根基，將來必有成就，好自為之。我還要往尋一人，明早便不與你相見了。」

姜飛因這位師父雖然性情較剛，常時受罰，但是誠懇愛護，無微不至，心中感激，好生依戀。兩次請問去處，想要送行，明早再見一面，席泗執意不允。

快要出門，回身笑說：「徒兒不要難過，你那恩師不論本領為人，文才武功均比我好得多，他對你十分著重，三年之內定來尋你。你家離相國寺近，那裡常有我們門人後輩蹤跡，閒來無事不妨去往走動。以後如有人來，我們必令尋你，你只看見來人身邊帶有一根上面燒有雙劍圖記的竹牌便非外人，無論何事均可請其相助。」

說罷，又將竹牌上面圖記形式和暗號告知，方始走去。

姜飛先到家中和乃母聚了數日，便由老農引往上學。事前早已說好，先是三日一往聽講，教些生書。塾師是一飽學老秀才，年已六十多歲，家況清貧，姜母早想買些田種，又見塾師韓秀才為人忠厚，因愛姜飛聰明用功，教得十分用心。常說三日一讀進境尚慢，能夠每日上學成就更易。

姜母畢竟婦人之見，不知乃子所學並非高頭講章，既想兒子求一功名，又因以前原是農家，不願在城中居住，想買幾畝田種，不聽席泗行時之言，第二年夏收過後便買了八九畝地親自耕種。

姜飛此時勤於用功，勸了兩次，母親不聽，說：「我們原是種田人家，你年尚小，也應先學起來，萬一功名無分，種田也可度日，免得將來沒有職業。」

姜飛因奉師命，有好些話不便稟告，知道母親想他成名，不敢違抗，因見所買的田離塾甚近，省得日常往來奔走，三日一次韓老師也不願意，只得應了。每日讀書習武之外便幫老娘種田。

母子二人日子過得甚好，又養了幾條豬和十幾隻肥雞，體力也更強健起來。因見老師窮苦，村童都是窮人之子，束脩甚少，一家老少三口度日艱難，便和母親說好奉養先生全家。本來不願人知，不料先生是個書呆子，感激他母子義氣，逢人便誇，以致惹出事來。

明末紳權與科名最重。韓老師是個秀才，本不至於這等窮苦，只為人忠厚，非義不取，不願管人閒事，以致無人請教，人也忘卻他是一個秀才，有時反受欺侮，年又大老，不似別的秀才橫行不法，地方上人對他害怕。

姜母又太心急，人都知她窮苦無依，忽然買了幾畝好田，蓋屋養豬，供給先生全家，互相傳說，引起村中壞人注意，始而借題勒索敲詐，仗勢欺凌，常時傷財受氣。後被韓老師知道，約了學中秀才出頭做主，說姜家孤兒寡母，無故受上豪惡人欺凌，要遞公稟，那班地方上壞人見老頭子動了真火，當時不敢抗拒，忙托人說好話，從此不再尋他母子擾鬧。

韓老師人已約好，索性告到當官，在眾秀才公忿之下將那惡人懲治一下，眾小也許由此斂跡，偏是面善心慈，禁不起兒句好話一騙，姜母又想息事寧人，所作公稟並未遞出。韓秀才只憑一點老面子出頭約人，事完沒有請客，也未告知姜氏母子。

那些包攬詞訟、專喜無事生風的學中秀才本已不大高興，群小和村中土豪再一挑撥，說姜氏母子去年發了橫財，韓老師平日得了不少好處。這次姜家原有厚禮，均被他一人吞沒，鬧得這些出頭的人全都恨在心裡。韓老師雖成孤立，群小上次幾乎吃他大虧，暫時本還不敢公然侵害。

群小當中為首的是一小土豪，平日魚肉鄉里，無惡不作。第二年春天，因為乃父覓地安葬，聽一地師之言，說他家原有墳地極好，但被姜家的田破了風水，知道隨便強佔法辦不到，又是上等好田，不捨出那高價。地師偏說得那麼好法，只要將田得到，把姜家的房拆去，葬後三年便要大富大貴；否則龍脈已斷，將來還有禍事。心中不捨，於是想下毒計。

乘著雨後泥濘，韓老師由村中飲宴歸來，命人埋伏在旁，將其推入湖裡淹死。過了一月，又命幾個同黨前往放火。姜氏母子幾乎送命。後知土豪所為，往求別的秀才申冤，俱都不管，反說了好些刻薄話，姜母連急帶氣，無可如何。不久所養牛、豬忽然相繼倒斃。土豪和地方上的惡人勾結官差常來欺凌，實在被逼無法，只得把田和農具賤賣，遷回城內。

姜母鄉下人，想為愛子創立家業，那三四十兩銀子買田買牛之外都制辦了農器衣物，又建了三間小房；經此一來全都弄光，只剩一點田價和一些殘餘衣物，所值無多，把積蓄去了十之七八，一到城中便氣成重病。姜飛年才十一，每日延醫診治，服侍病母，錢快用完，姜母忽死，心中悲憤，無可如何。

幸而同居鄉鄰還好，幫助姜飛把所有衣物全數賣掉，連同所剩一點餘銀，勉強將母埋葬，由此成了孤兒。因想起師父行時之言，常去相國寺中探望有無身帶竹牌的人。去了好幾天，師父所說那人不曾見到，無意之中遇見幾個遊客，偶因問路，覺他一個小孩，對於汴梁風景名勝記得極熟，並還知道好些古蹟故事，又問出是個孤兒，不由生出同情，令其引導，陪往遊玩。

其實汴梁雖是以前帝王之都，所有名勝如鐵塔、龍亭、禹王台等有限幾處多半湮沒，就這幾處古蹟也無什出奇之處。但是到了姜飛口中，說得有條有理，聽的人均覺有趣；又憐他年幼聰明，第一次便得了二三兩銀子，足夠好幾月的用度。姜飛自是歡慰，覺著這行當不差。

只要遇上幾個有錢好客人，得點銀錢，便可過上三五月，不致耽誤功課。先想多積幾個再去用功，哪知這類事可遇而不可求，以後接連去了多日，一個遊客也未遇到，所得的錢又因添修墳墓，用去多半。只得想一主意，買了開封府志和汴京名勝錄諸書仔細看過，把東西兩京名勝沿革故事全部記熟，再寫一面木牌，專為遊客嚮導，並講古蹟來歷。

每日去至相國寺和各客棧中兜生意。因他年紀太小，寫作都還不差，人都對他發生好感。雖因心高性傲，無故不肯受人恩惠。每當春秋佳日，也常遇到一些遊客令作嚮導，談得投機，給錢也不在少。每月所得本有裕餘，偏生天生俠腸，得錢一多常喜周濟貧苦，往往捨己從人，分文皆無。

幸而同居的人見他那點年紀如此用功，待人又極謙和厚道，個個喜愛，許其寄食，有錢公攤，也不多要他的，無錢也不計較。姜飛不肯白吃，每次得錢總是加倍奉還，信用極好，居然度了兩年。

因知春秋兩季遊客較多，夏冬之間雖然較少，但想恩師分別三年，始終不見人來，連往老農家中打聽也無信息。日前老農喪妻，自己傾囊相助，錢已用光，白吃鄰居已有多日，天氣大熱，許久不曾開張。明日中元廟會，去年便是廟會前一天遇到兩個好客人，得了兩許銀子，何不撞撞運氣？乘著早涼，前往一試，就便看看可有師父派來的人。

因是以此為生，人又聰明，日子一久有了經歷，外鄉來人一望而知。看人專看氣度，不論穿得好壞，知道凡是歡喜遊山選勝的人衣服多半樸素。正在樹下留神察看，暗想心事，忽見沈鴻走來買燒餅吃。剛看出那是一個外方人，但非有錢主顧。那面木牌寄存一個說評書的那裡，主人未來，心想這人雖不是有大油水，這樣清早便來逛廟，又不燒香，明是外路遊客，反正少得比不得好，何不上前探個口氣？

姜飛還未走過，沈鴻已招手相喚，雙方一談，才知對方誤把他當成初學乞討的貧兒，想要周濟，心中失望，方自推謝，並說來意和自己所操職業。沈鴻見他不受周濟，年紀雖小，談吐不俗，越發喜愛。問知常來廟中為人嚮導，便向他打聽獨手巧的蹤跡。姜飛先當對方是個尋常遊客，沒有注意。

一聽說要尋一位身材瘦長、目光極亮、斷了半截手臂的花子，心中一驚，先不答話。回顧陽光已高，各處攤篷均已支起。附近買食物早點的人越來越多，對方心意難測，當人不便說話，想了想答道：「你說那樣殘廢叫花相國寺中有二十多個，不知是誰。這裡人多，不要耽誤人家生意，客人吃完，同我去往後殿無人之處再談。」

沈鴻人本聰明，見姜飛雖然年幼，相貌英秀，神情好些可疑，想了一陣方始回話，又令去往無人之處細談，錢與食物俱都不要，料知有因，忙即會賬，匆匆起身。

到了後殿石廊角上，姜飛四顧無人，便請沈鴻同坐石欄。沈鴻見他目注自己，也不開口，神態十分沉穩，似在察看自己神色，微有驚疑之容，心中不解，便把前言說了一遍，並說：「那位獨手老前輩是鄉親，自己由嵩山少林寺不遠千里一路尋來。」

姜飛聞言越生疑心，脫口笑道：「你是湖南口音，他是關中的人，一南一北，怎會是你鄉親？」

沈鴻聞言，才知對方認得獨手巧，不知何故不肯明言。因受何昌之教，不肯明言來意，想了想答道：「小兄弟，此人是我一位師長，與我約定在此相見，不料尋他不見。你既知他是哪裡人，想必相識，如蒙指點，必有酬謝。」

姜飛知道把話說漏。便照師父所說先用暗語探詢，身邊可曾帶有竹牌信符。沈鴻自然不解，姜飛仔細盤問，覺著對方不像敵黨，人又文雅，像一個讀書人，雖去了一點疑心，仍不敢輕易吐口，笑說：「我不要你酬謝，不過這樣人此地甚多，我也認得幾個。但是他們性情強暴，全是無賴，你不說明來意，尋他何事，雙方是什關係，我自不便明言，免得惹出事來對你不起。你連姓名都不說，我如何回答你呢？」

沈鴻因前遇何、魏二人均不肯說出獨手巧的名姓，竟被姜飛問住，實在無法，只得強笑道：「我和這位老前輩共只見過一面，命我來此尋他，不曾尋見。我知他此來沒有幾天停留，便要往老河口去，惟恐錯過，故此愁急。聽老弟的口氣好似與他相識。我和他分手才三兩天，他本不在此，恐他昨日先到，業已起身，老弟昨天見到過他沒有？」

姜飛見對方詞色誠懇，所說不虛，自己本在日夜盼望，好容易得到一點線索，如何錯過，便說：「此人以前曾幫我母子大忙，已有三年不見。你在何處相遇，怎會不知姓名？」

沈鴻無法，只得把前事說個大概。

姜飛聽完來意驚喜交集，便說：「獨手巧是我師叔，我是他記名弟子。別時約定，至多三年必來相見，此來必是便道尋找。他老人家向無虛言，既令你尋他，又與我有約，這一二日內非來不可。我還不曾見到，我們彼此留心，互相通知好了。」

沈鴻聞說獨手巧人尚未來，心中略寬。再聽姜飛說起拜師經過，好生感歎，笑說：「我雖年長幾歲，身世悲慘和你一樣，不過你比我光景更苦一點。同是孤兒，將來又是師兄弟，我們由此結為骨肉之交。我已無家可歸，你也孤身一人，今日便在相國寺行禮，結為兄弟。你那破家不必要了。我身邊還有一點銀子，省吃儉用足夠我們弟兄過個半年以上。

「真個用完，岳州舅父那裡也可討點接濟，不問日內尋到師父與否，不妨同我一路。見到師父再好沒有；如其錯過，他老人家命我往老河口去，必有深意。我兩弟兄恰巧志同道合，在未從師以前你教我紮根某的功夫，我教你讀書，路上也不寂寞，你看如何？」

姜飛早想再等一年兩位師父不來，便往秦嶺尋師，聞言正合心意。先還恐怕太窮，此後衣食路費均靠沈鴻不好意思，後見沈鴻詞色誠懇，親熱已極，心中大為感動。聽對方所說，師父口氣對他十分看重，將來必是同門弟兄，也就不作客套。同時想起，師父三年前走時曾有要往老河口一行之言，恩師與武當派劍俠好些均是至交，山離老河口不遠，此去必有遇合。

念頭一轉，當時答應。沈鴻自是高興，便同往姜家密談了一陣，一同結拜，改了稱呼。姜飛便將幾件舊衣用物打成包裹，準備說走就走，並請沈鴻先移家中同住，以免耗費，行時再把所剩破舊家具零物送與同住鄉鄰。先把招呼打好，推說自己常此流蕩，總非了局，蒙沈大哥好心，帶我去學生意，不久同行等語。

一面趕往老農家中，托其照看墳墓。為防萬一錯過，走時並請沈鴻仍去相國寺一看，悄說：「師父對頭甚多，他又不是真的叫花，也許不會在日裡人群中出現走動，最好留心冷僻之處。他只要來，就不尋你也要尋我，只管放心。」說完匆匆走去。

姜飛自與沈鴻結拜，連搬行李帶吃飯已忙了大半天。為了急於尋師，又去了兩次相國寺，分手時天已不早。次日廟會，各道趕會人多，廟中添了許多行販和攤鋪，許多趕廟會和搶頭香的人頭一兩天便趕了來，午後遊人愈多，擁擠喧嘩，嘈成一片。秋暑正熱，到處汗氣熏蒸，塵霧飛揚，雜亂不堪。

沈鴻見正日子還未到，每一殿台外面都有一座大爐鼎，無一處不是香火熊熊，煙氣迷漫，稍近下風便嗆得人透不過氣來，眼張不開，銀錠香燭堆積如山，成捆成束的香燭紙錢似流水一般爭先恐後往火爐和石槽中投去，接連不斷，一股股的黑煙帶著焦香上沖霄漢。天氣又熱，好些香客衣服已被汗水濕透，黏在身上，看去難受已極，偏是高舉香燭在人堆裡擠來擠去，兀自不肯絲毫懈怠。

暗忖：這許多的香燭紙錢不知費了多少人力物力，最可憐是四郊鄉村中那些無知農民，遇到這樣年景荒亂、民不聊生之際，人民終歲勤勞不得一飽，平日省吃儉用血汗所得，卻將它投入火中，付之一炬，晃眼成為灰燼，何等可惜！為了趕會，費時失業、破財勞神的損失還不在內。

正在尋思，忽聽身旁不遠有人說話，耳音頗熟，忙即回顧，乃是高矮兩人，矮的一個已然穿入人叢之中，背影好似在少林時和自己作對、後又偷去箱中銀子、化名唐秋之墨蝴蝶吳章，想已發現自己，業已溜去。剩下一個身材高大的壯漢正朝自己注視，冷笑了一聲，轉身走去，人多擁擠，再者已不知去向。

沈鴻自知無什本領，吳章偷銀又無實據，便是遇上也無可如何。本來沒有別念，又見那同黨壯漢貌相癡惡，無故冷笑，好似為他而發，不由有點膽怯，也未跟蹤尋去，覺著人多大熱，便由人叢中擠了出來。正在東張西望，查探獨手巧是否來到，繞到前面大樹之下，想要稍微歇息再走回去，看姜飛回家已未。

忽又聽身旁有一北方口音的人冷笑道：「就是這個小子麼？真要是和那廝一路，我不把他兩腿砸斷那才怪呢！」回頭一看，正是前見壯漢。

另一同伴便是吳章，相隔約有丈許光景，正朝自己指說。這時往來人多，雖未過來，神情大是不妙，知道無意之中又復巧遇對頭，誤認有心尾隨，存了敵意。

吳章本是飛賊，已打不過，況又加上一個兇惡的同黨，心正著急，忽然瞥見姜飛由人叢中擠了過來，相隔三丈以外將手微招，轉身就走，肋下還挾著一個布包，彷彿甚重，忙即跟蹤趕去。

微聞吳章說：「我想那廝有意作對，這小子是個書呆，怎會認識這樣的人，也許無心巧遇，我們看清再說。」底下的話相隔已遠，沒有聽清。因恐二賊跟來，連累姜飛，特意由人叢中繞出。先還不敢回看，快要繞到山門，方始和作賊一樣東張西望，二賊已無蹤形，心中略寬。

正想，我是受害的人，平日只受吳章欺侮，並無仇怨，也許壯漢被他勸住，沒有跟來。正在優疑，忽被人扯了一下，驚顧正是姜飛，久等不至又尋了來，未容開口人已先行，料有原故，便裝不識，往外走去。

到了山門外面一看，姜飛挾了小包在外緩步相待，見他走出，便往前走，知他雖然年幼，聽口氣江湖上的行徑知道頗多，這兩對頭也許被他看出，故此不肯對面說話，心更驚疑，且喜街上人多，二賊不曾追來，便把腳步加快，由人叢中追將過去。跟著姜飛連轉了幾條街巷，隨同到一家祠堂走進。

到了裡面，姜飛把小包遞過，匆匆說道：「這是大哥失去的銀子，師父快到，少時同去龍亭後面等他，我去看看風色就來。」說罷往外跑去，正遇看祠堂的老頭走進，姜飛笑道：「這是我的堂房哥哥在此等我，回來同行，請老大爺給他一碗茶喝。我去家中拿點東西就來。」

老頭姓周，和姜飛以前是鄰居，彼此相識，連聲答應，便請沈鴻到他房內喝茶。沈鴻見那祠堂甚大，但已殘破，院中野草甚高，老頭住在廂房之內，大門已關，人頗和善，便拿錢包走進。屋中還有一個老太婆，正燒晚飯。天已快黑，雙方談了一陣，姜飛拿了行李包裹叩門走進。

原來當地離姜家甚近，為避二賊，特意繞了兩條街巷。沈鴻見姜飛似有行意，方要詢問，姜飛已把周老頭喊出，背人談了一陣，又向沈鴻要了一兩銀子與他，並將所帶食物取出同食。背人打開銀包，先取了些，二人分帶身上，餘銀藏入衣包之內，一同交與主人存放。天已黑透，便同起身。

沈鴻見他忽然移居在此，兩次要問，均被止住，只說：「我家離相國寺近，大哥方才往相國寺連走了幾次，無意之中被一惡賊看出，那賊恰與你那對頭相識，我先不知，回時在廟前遇一鄉鄰，說起二賊見面時談起有人為你及那姓吳的作對，將偷你的銀子奪去，又在此地相遇等語。惟恐夜來生事，幸而他們不認得我，為防萬一，想換一個地方住上兩天再走。主人對我極好，別的話少時再說。」

沈鴻未便再問。到了路上姜飛便自分開，去往前面引路。

事前囑咐：「專走人多之處，背著燈月，時刻留心。有人跟來也不要驚慌，可將腳步放慢，延宕些時，尾隨在後，一同行止，和沒事人一般。人多地方對頭不會下手。到了龍亭便有救星。」

沈鴻知獨手巧要來，只把二賊避過，遇見師父便可無事。二人一路留心走去，雙方相隔也只丈許遠近，一直走到去往龍亭的路上。前面不遠便是那條湖堤。因是熱天，又當中元鬼節做佛事的時候，相國寺正開廟會。街巷人家都在外面乘涼，往來人多。

龍亭地高風涼，湖中還有游船，剛黑不久，酒食徵逐，笙歌四起，湖邊更有兩處法事，高搭席棚，鐘鼓喧闐最熱鬧的時候。沈鴻覺著地方快到，對方不見，雖然納涼入眾，不似前段街小人多，顯得雜亂。將圓明月已快升起，堤上垂楊高樹臨風搖曳，月光之下景甚清麗。前面龍亭高聳，紅牆綠瓦，燈火燦爛，氣象也頗雄偉莊嚴。心中一寬，便把前事忘卻，少了恐懼。

剛到堤上，姜飛始而邊走邊往回看。有時跑向前面，隱在暗處，往來路張望，立定相待。這時忽然反身迎來，見面拉手笑說：「今天月亮真好，地方比我們家中涼快得多。好在無事，你在嵩山被竊，朋友送來的五百兩銀子要明後天才到，落得在此乘涼，天明回去再行補睡。我已托人買了酒菜，我們爽爽快快玩他一個通宵。如非錢剩不多，只要身邊多出半兩銀子，僱一遊船，就在船上睡了。」

沈鴻不知何意，方要開口，被姜飛用手緊了一緊，料有原因，只得隨同說笑，往前走去。姜飛假裝引路遊玩，先在湖堤和龍亭一帶緩步而行，忽東忽西繞了一陣，說往殿中看和尚唸經，到了裡面又推解手，回到外面看了一看立時趕回，暗囑「快跟我走，由一小門繞出，去往後面樹林深處」。

當地已有兩個年歲和他差不多的幼童相待，旁邊擺著一壇酒和許多酒菜食物。姜飛問知無人來過，意似驚疑，想了想，便朝兩個幼童低聲囑咐了幾句，每人給了錢許銀子，二人便分頭走去。沈鴻探頭一看，一個已去前面，一個到了龍亭後面高台，坐在石欄之上乘涼，吃姜飛所分食物，不時上下張望，料知對頭必已跟來。

二童奉命往探，方要詢問，姜飛已先說道：「大哥不要驚慌，雖有對頭尋來，師父今夜非到不可。也許人已在此，暫時還不出面。」隨說經過。

原來姜飛因城外回時，剛一到家，問知沈鴻人往相國寺，忙即尋去。出門便遇一人，將他喊往無人之處，遞過一個銀包，說：「你師父今日黃昏後必到，因相國寺廟會人多雜亂，約在龍亭相見。你和沈鴻結拜弟兄甚好，此銀便他所有，被墨蝴蝶吳章偷去。今早我與此賊途中巧遇，將他制住，代奪回來。」

「總算此賊運氣，你師父本要尋他，中途遇一友人耽擱，被我搶在前面，見他苦苦哀求，說是被窮所迫，並無殺人之念。我因久在江南，只知偷銀之事，與令師匆匆一談便自分手，不知此賊以前惡跡，只罵了他一頓，隨便放掉。等你師父尋來，得知底細，人已逃走。」

「聽口氣，此賊將往登封尋人，再往洛陽，不是來此，追趕不上也就罷了。我往老河口去原是便道來此，令師見銀已取還，令我帶來。到後正要去尋沈鴻，忽遇一友，說你這三年來用功勤敏，如何好法，昨日並和沈鴻結為兄弟，同住你家。此人久居在此，原是我們自己人。」

「當初令師行時因想激勵你的志氣，那人武功有限，不知你母子不聽他話，致受惡人欺凌，家敗人亡。更沒料到他去秦嶺不久又往西南諸省遊行，耽擱這久。心想，你家已能度日，忘了托他照看，前半年方托便人與他送信，也只令其暗中查探你的言行、用功與否，帶信人偏又途中有事，直到上月才到，當日就走。」

「此人原知你的身世為人，由此便留了心。你每日行止他都知道。此銀本想面交沈鴻，偏生身有急事，就要離開，廟中人多雜亂，天熱不願進去，難得你二人成了弟兄，可代交付，今夜去往龍亭後面樹林之中等你師父便了。」說罷走去。

姜飛因未請教姓名，忙又上前追問，那人笑說：「我正忙著上路，問他好了。」姜飛隨手指處一看，那人正是平日相識的熟人、近代人看守方家祠堂、周老頭的兄弟周雲瑞，還帶了兩個兒子，正朝自己含笑點頭。

來人業已走去，上前一問，雲瑞笑說：「此時快要黃昏，你師父不久即至，還不趕快買點酒菜接風。這裡不是講話之所，早晚知道，忙他作什。」

周家二子本是平日交好的小弟兄，廟中擁擠，尋人不易，聞言不便多問，便從銀包中取了一點散銀，托雲瑞代買酒食，由周家二子送往龍亭等候，由往廟中尋人。

剛一擠進山門，便遇同住鄉鄰，說：「方才廟中遇到兩個北方人，一個姓吳，一個姓王。說有一人將姓吳的銀子奪去，起因為了一個名叫沈鴻的書呆子，不料方才又與沈鴻廟中相遇。那搶他銀子的人又說要將銀子送還沈鴻，不知對頭是否也在此地，約姓王的一同尾隨，將銀奪回報仇。」

因聽姜飛說過沈鴻被偷之事，名姓相同，令告沈鴻留心。姜飛先因急於尋人，忙將銀包放回家中，再說同住人多，也不謹慎，雖聽送銀人說布包已然換過，終不放心帶在身旁。等將沈鴻尋到，二賊也立在一旁，內一矮的正與沈鴻所說墨蝴蝶貌相同，不敢上前，隨將沈鴻引出。

因恐二賊跟來，繞往周老頭家中暫避，先在路上留心察看，未見二賊蹤影。剛上湖堤不遠，偶一回顧，發現二賊也在後面，並還添了一個同黨。看神氣好似乘涼游湖而來，各穿著一身單短衣，手裡拿著蒲扇，連兵器也未帶，其心難測。三次巧遇，幸而走在前面，否則更非疑心不可。

因防師父未來，這類盜賊俱都貪財，想將他穩住再說，忙即回身，編了幾句話，故作不知，使其聽去，再和沈鴻同游，想多挨一點時候，避開他的目光，抽空趕往樹林之中。就是師父未來，也可隱藏起來，偶一回顧，三賊業已尾隨身後，正在交頭接耳，低聲說笑，心更發慌，連用了許多心計方使閃開，避入林內。

暗囑兩小兄弟照他所說假裝尋人，向三賊請問，假說沈鴻由廟後繞往前面，說是回家，中途走散，問可看見，設詞將其引開；一個在外望見，二賊一來立發暗號，仗著路熟，以便逃避。滿擬師父黃昏前後必到，天黑已久，不知何故未來。

那三賊中姓王的壯漢今春曾來相國寺中賣藝，硬功極好，身上刀斷不入，照自己的眼光已打不過，況又加上一個飛賊和另一同

黨，故此必須留意等語。沈鴻雖知獨手丐來，心中高興，不料同時又遇三賊，形勢如此嚴重，驚喜交集，心甚憂疑。

姜飛勸道：「那年我聽恩師講說，人當危難之中，無論形勢多麼兇險，第一是要鎮靜，不可慌亂。如能臨事鎮定，從容應付，該受十成害，至多也只受了四五成，稍微長於應變，便可逢凶化吉，轉危為安。這裡地勢偏僻，向無人來，我又設下疑兵之計，對頭決尋不到。」

話未說完，忽聽林外殿台上幼童微微驚呼了一聲，姜飛喊聲「不好，我看看去！」

二人剛同起立，便聽前面腳步響動，料有人來，方想閃避，已自無及，抬頭一看，正是那姓王的壯漢和一同黨，見面便怒喝道：「小畜生敢動，乖乖聽我招呼，不許開口！」

壯漢隨向二人低喝：「你這小狗人小鬼大，怎能瞞得過我！你們住在一起，太爺早已知道。白天相國寺內相見，被你們溜掉，雖然人多擁擠，一半也是太爺聽朋友說書呆子不會與那對頭相識，看出他身邊帶銀不多，又知道住的地方，無論何時手到拿來，故未尋找。

「夜來尋到你們狗窩，才知搬走，只說連夜起身，不料方才龍亭途中巧遇。你們既是心虛膽小，走在路上分成一前一後，怎又出來作什？被時路上人多，沒尋你們晦氣。可恨你這小狗明知逃不脫，還累太爺們跟你上下繞走了許多冤枉路，差一點又被滑脫。

「你這小狗以為幾句鬼話便可將我穩住，卻不想太爺眼裡不揉沙子。你二人腳後帶起來的塵土，身邊少說也有幾十兩銀子。書呆子所帶三百多兩銀子早被我朋友拿去。一個外鄉人剛到此地，怎麼還有許多？乖乖先將你們身上所有獻出，再把家中所藏的一多半全數奉上，還可饒你活命；否則，你們和我對頭一黨，太爺向來殺人不眨眼，你這兩個小狗就活不成了。話已說明，還不取出，莫非還要太爺動手不成？」

姜飛早已怒火填膺，知道這類狗賊心兇手毒。這三年來師父雖未傳授手法解數，但是仗著苦練，氣力已大出好多倍，又在相國寺中看人打拳學了一些，雖未和人對敵，但是身輕力大，一縱就是兩三丈，尋常磚石一掌就碎，一個打一個自信還能應付。就打不過，逃走必可有望。

年輕氣盛，也忘了沈鴻武功不行，聞言先不回答，只在暗中盤算，賊黨還有一個飛賊墨蝴蝶不知何故沒有跟來，也許伏在林外。這姓王的大漢最是可惡。如能一下打倒，或是逃出喊人，此時前而人多，也許可以脫險。

本來還想支吾幾句，一見敵人快要動手，越發情急，假裝想逃，口說「大哥，我喊人去。」縱身便跑。

二賊雖然強橫，知道龍亭後面一帶荒涼冷靜，向無人蹤，可以為所欲為。先因吳章膽寒，說沈鴻身無分文，既有許多銀子，路上所遇對頭定與一路，勸令仔細，人也借故伏在林外，不肯同進。

初上來時原有一點戒心，及見林中只此二人對坐，月光照處神態惶急，雖然放心大膽，想將二人身邊銀子搶去，再行拷問餘銀藏處，同往盜取，忽見姜飛逃走，知前面人多，相隔又不太遠，作賊心虛，未免情急，不約而同低聲怒喝，相繼追去。

那一帶原是林中一片空地，樹木較稀。姜飛以前常來遊行，地理極熟。二賊自差得多，做夢也未想到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會是那麼身輕力大，手硬如鋼。便是姜飛，照著師傅苦練了兩三年，平日對人謙和，未出過手，也不知道本領多高，情急拼命，上來使用全力，人又生得矮小，看去毫不起眼。

那壯漢王老虎也是平日凶橫太甚，姦淫偷盜無所不為，該當遭報，一心防備姜飛逃走，正往前面急追。姜飛早已暗中運足氣力，看好地勢，準備一擊不中立時穿林而逃。剛想起沈鴻可慮，回顧二賊同時追來，心中一喜，身子一閃，便到了一株大樹後面。

王老虎望見前面有著好幾株大樹，光景黑暗，姜飛腳步又快，人已穿入黑暗之中，方在怒喝：「小狗快滾回來，你逃不脫，明日相國寺遇上把你抓死。」

急聽嗖的一聲，一條黑影箭一般由身旁樹後黑影中躍將出來。人剛跑過了頭，驟出不意，想避無及，被姜飛猛然躍出，照准腰間用力一拳，底下又是一腿。

王老虎雖在綠林多年，頗有一點武功，但禁不住內家真力；姜飛身法又極靈巧，事前通沒一絲防備，這一拳一腳受傷實在不輕，又當跑得正急之時，勢子還未收住，已挨了兩下重的。只覺敵人的小拳頭比鐵還硬，恰巧又打在腰眼左近肋骨之上，正是武家不易練到的地方。

當時肋骨被打碎了一些，底下一腳恰巧又踹在腿彎之上，便是鐵漢也是難當。一聲怒吼，連手也未出，便自跌倒在地，痛得心抖，立不起來。

另一賊本來追在後面，忽然想起還有一個書呆子，如被逃走豈不也糟？剛一轉身想擒沈鴻，聞聲驚顧，見同黨被小孩打倒，重又驚怒回撲，急切間也沒想到對頭人小厲害。

姜飛出手得勝，覺著敵人看去高大強壯，原來並無用處，毫不經打，精神立時大振，因料師父早晚要來，三年前曾與和尚結怨，本心不願人知，惟恐壯漢起立，以一敵二要難得多，不等緩氣，剛用力朝背上補了一拳，痛得王老虎兩眼烏黑，兩太陽直冒金星，口裡發咸，方在急喊「小爺饒命！」

同來賊黨已自趕回。一見小孩踢人，王老虎平日那麼凶橫，竟會被他打倒，口中討饒，這才覺著厲害，心驚情虛，呆得一呆。

姜飛瞥見賊黨回撲，沈鴻手持銀子，似恐自己受害，也正追來，心想，大哥無什本領，另外還有一個飛賊墨蝴蝶，此事急不如快，一言不發，照著平日所學花拳，縱身上前，上面小拳頭一晃，底下便是一腳。

姜飛有了三年內功根底，稟賦太好，身輕力大，雖未得到師傅手法解數，因是人小聰明，手疾眼快，無形中占了許多便宜，自己卻不知道。那賊雖是一個著名的勇金剛陶三奎，又打得一手好鐵蓮子，使得一雙好板斧，兵器未帶出來，拳腳並不甚高，又為敵人先聲所奪。

再見沈鴻追來，雖聽說是書呆子，到底不知深淺。那小孩起初也說無用，此時便是榜樣，未免有些發慌。一見拳到，左手一擋，右手便抓，不料姜飛手腳並用，自知人小，身又離地，恐被抓上，所學解數不多，又是花拳花腳，心裡一急，手已撤回，惟恐被人抓中，百忙中改用平日斫磚之法，一掌朝敵人右手反斫上去。

三奎雖知敵人不弱，還是有點欺小，又見他手法散漫，想要硬抓，始終沒想到敵人手腳如此厲害。等到這一掌橫斫上來，好似被人用鋼鐵重物猛斫了一下，當時骨痛欲裂，右臂全麻，幾乎抬不起來。身剛一晃，姜飛下面一腿也自踢到，總算閃避得快，只沾上一點大腿，沒有受傷。

這一驚真非小可，忙即縱將出去，忍著臂痛還想動手，口中低哨，想將吳章引來相助，姜飛已跟蹤趕到，舉拳便打，只得獨手招架。這才看出小孩拳腳不精，手和鋼鐵一樣，不能硬敵，右臂奇痛，用個虛勢尚是勉強，許多吃虧，時候一久必非對手；王老虎受傷太重，已立不起來；更恐驚動遊人，只得賣一破綻，縱身便逃。

剛想起身邊還有幾粒鐵蓮子，匆匆取出，待要朝後打去。姜飛相隔已近，不知敵人身有暗器，百發百中，本來危急萬分，不死必傷。

幸而沈鴻由後追來，先是自知力弱，膽小害怕，心想我和三賊無仇無怨，前面人多，多半謀財，不會害命，惟恐姜飛被賊追上，不捨銀子，送了性命，取銀追來，忽見連敗二賊，心正驚喜，瞥見賊黨往回逃來，手伸腰間取物。

沈鴻雖無本領，前在少林寺曾見同門背了師長互練暗器，自己並還拾了兩隻舊鏢背人學樣，暗中練習，知道取發手法，料其想用暗器去打姜飛，心裡一急，便將手中一錠五兩來重的銀子照准敵人的手打去。

那賊驚慌忙亂中忘了旁邊還有一個敵人；沈鴻先前不曾出手，並還急喊：「有話好說，不要動手！」要想追來，見雙方對敵，方始站在一旁觀戰，由不得多了疏忽。等到覺著，已被打中手腕。

三奎素來手快，雖然挨了一下，手腕幾乎打折，鐵蓮子已先發了出去，只是手法不准。忽聽哈哈一笑，一條人影猛由斜刺裡飛將過來。姜飛首被抱住，離地而起，縱往一旁，那兩粒鐵蓮子自然全數打空。

沈鴻目光到處，看出來人正是獨手丐，剛把姜飛放落，手朝賊黨微微一揚，忽又停住。賊黨雙手受傷，嗚呀一聲急叫，正想穿林而逃，人影一晃，一陣急風由身旁飄過，耳聽姜飛急喊「師父！」再看獨手丐已到了前面，將賊黨去路擋住。